



沈氏學說卷之六

樵李 沈堯中

編



禮下

釋奠釋菜

蒐苗獮狩

山陵

除殉

諡法

氏族

宗法

小宗辯

子夏喪服傳

三年喪

袒免辯

重譜

爲人後

墓祭火葬

禮下

釋奠釋菜

凡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有四通前五也王制師還釋奠于學六也釋菜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釁器釋菜二也學記皮弁祭菜三也釋幣唯一卽釁器用幣是也

蒐苗獮狩

國之大事惟祀與戎戎兵凶器也有軍禮存焉春秋伯主欲用其民亦必大蒐使之知禮漢以來惟詐是尚而治兵閱武之事蒐苗獮狩之禮萬乘少親御焉或十月而一行數十年而一講如馳射上林講武驪山者遂爲希代之曠典于是先王制禮之意微矣且蒐苗獮狩周禮皆曰田田者獵也蓋戎事無所試故試之于田爲田以殪獸亦猶爲中國以殪夷狄不獨爲祭祀而已此車攻吉日所以爲復古也歟

山陵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于衣槨周于棺土周于槨反壤樹之哉

季平子卒時以璠璣斂孔子歷級而救焉曰送死者而以寶玉是猶暴骸于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

之端而有害于死者安用之

漢文帝詔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及崩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光武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始終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项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魏文帝自作終制曰禮國君卽位爲禋存不忘亡也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故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

焉壽陵因山爲體無爲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癢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爲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爲也

通考所謂國音者蓋近世庸妄之說以五音盡類羣姓而謂冢地向背各有其宜以國姓論之必當

沈氏學疏 卷之二
用離山坐南向北之地晦翁謂以禮而言則死者北首若以術言則凡擇地者必論王勢之彊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可以較其地之美惡政使實有國音之說亦必先此五者以得形勢之地然後其術可得而推若曰其法果驗不可改易則洛越諸陵無不坐南向北固已合於國音矣又何吉之少而凶之多邪

除殉

古者芻靈孔子且以作俑爲無後而惡之甚矣宋文公之用殉也而况秦之三良乎始皇崩二世令後宮無子者皆從葬死者甚衆嗣後多用之獨我朝英皇帝遺詔除殉夏出千古之上皇天降鑒固宜聖子神孫萬萬世無極也

諡法

惟周公旦太公望開創王業建功于牧野終將葬乃制諡遂叙諡法諡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已名生於人民無能名曰神一德不憊曰簡靖民則法曰皇平易不訾曰簡德象天地曰帝

尊賢貴義曰恭仁義歸往曰王敬事供上曰恭立志及衆曰公尊賢敬讓曰恭執應八方曰侯既過能改曰恭慶賞刑威曰君執事堅固曰恭從之成羣曰君愛民長弟曰恭揚善賦簡曰聖執禮御賓曰恭敬賓厚禮曰聖芘親之闕曰恭照臨四方曰明尊賢讓善曰恭譖訴不行曰明威儀悉備曰欽經緯天地曰文大慮靖民曰定道德博聞曰文純行不爽曰定勤學好問曰文安民大慮曰定慈惠愛民曰文安民法古曰定愍民惠禮曰文闢地有德曰襄賜民爵位曰文甲冑有勞曰襄綏柔士民

曰德小心畏忌曰僖諫爭不威曰德有罰而還曰釐剛強直理曰武質淵受諫曰僖威強敵德曰武溫柔賢善曰懿克定禍亂曰武心能制義曰度刑民克服曰武聰明睿哲曰獻夸志多窮曰武智質有聖曰獻安民立政曰成五宗安之曰孝淵源流通曰康慈惠愛親曰孝溫柔好樂曰康協時肇厚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安樂撫民曰康合民安樂曰康執心克莊曰齊布德執義曰穆資輔就共曰齊中情見貌曰穆甄心動懼曰頃容儀恭美曰昭敏以敬慎曰頃昭德有勞曰昭柔德安衆曰靖聖

聞周達曰昭恭已鮮言曰靖治而無青曰平寬樂
 令終曰靖執事有制曰平威德剛武曰圍布綱治
 紀曰平彌年壽考曰胡由義而濟曰景保民耆艾
 曰胡耆意大慮曰景彊毅果敢曰剛布義行剛曰
 景追補前過曰剛清白守節曰貞猛以剛果曰威
 大慮克就曰貞不隱無屈曰貞彊毅執正曰威闢
 土服遠曰相治典不殺曰祈克敬動民曰相大慮
 行節曰孝闢土兼國曰相治民克盡曰使能思辯
 衆曰元好和不爭曰安行義說民曰元道德純一
 曰思始建國都曰元大省兆民曰思主義行德曰
 元外內思索曰思聖善周聞曰宣追悔前過曰思
 兵革亟作曰莊行見中外曰愨獻圍克服曰莊狀
 古述今日譽勝敵志强曰莊昭功寧民曰商死於
 原野曰莊克殺秉政曰夷屢征殺伐曰莊安心好
 靜曰夷武而不遂曰莊執義揚善曰德柔質慈民
 曰惠慈仁短折曰懷愛民好與曰惠述義不克曰
 丁夙夜警戒曰敬夙夜恭事曰敬有功安民曰烈
 象方益平曰敬秉德尊業曰烈合善典法曰敬剛
 克爲伐曰翼剛德克就曰肅思慮深遠曰翼執心
 决斷曰肅外內貞復曰白不生其國曰聲不勤成

名曰靈未家短折曰殤死而志成曰靈愛民好治
 曰戴死見神能曰靈典禮不愆曰戴亂而不損曰
 靈短折不成曰殤好祭神鬼曰靈隱拂不成曰隱
 極知鬼事曰靈不顯尸國曰隱見美堅長曰隱殺
 戮無辜曰厲官人應實曰知悞狠遂過曰刺肆行
 勞祀曰悼不思忘愛曰刺年中蚤天曰悼早孤短
 折曰哀凶年無穀曰荒好變動民曰燥外內從亂
 曰荒不悔前過曰戾好樂怠政曰荒怙威肆行曰
 醜在國遭憂曰愍壅遏不通曰幽在國逢難曰愍
 早孤繼位曰幽禍亂方作曰愍動祭亂常曰幽使

民悲傷曰愍柔質愛諫曰慧貞心大度曰匡名實
 不爽曰質德正應和曰莫溫良好樂曰良施勤無
 私曰類慈和徧服曰順思慮果遠曰明博聞多能
 曰憲嗇於賜與曰愛滿志多窮曰惑危身奉上曰
 忠思慮不爽曰厚克威捷行曰魏好內遠禮曰煬
 克威惠禮曰魏怠政外交曰推去禮遠眾曰煬教
 誨不倦曰長疏遠繼位曰紹肇敏行成曰直彰義
 拚過曰堅內外賓服曰正華言無實曰夸好廉自
 克曰節逾天虐民曰抗好更改舊曰易名與實爽
 曰繆愛民在刑曰克擇善而從曰比除殘去虐曰

沈氏學考 卷六
湯亂而不損爲靈隱哀也景武也施德爲文除惡
爲武辟地爲襄服遠爲桓剛克爲僖柔克爲懿履
正爲莊有過爲僖施而不成爲宣無內德爲獻治
而不青爲平亂而不損爲靈由義而濟爲景餘皆
象也

鄭夾漈云法之爲謚者取一文耳非有說也謚法
行而其說紛紛其書見於世者有周公謚法有春
秋謚法有廣謚有今文尚書有大戴記有世本有
獨斷有劉熙之書有來奧之書有沈約之書有賀
琛之書有王彥威之書有蘇冕之書有扈蒙之書
有蘇洵之書其實皆由漢魏以來儒生取古人之
謚而釋以已說集而爲法也故蘇氏曰周公之法
反取賀琛之新法而載之書是知世之謚法其名
尤古者益非古法也今考周公之書所用後人之
語甚多是皆爲謚法者展轉相因言又雜揉無足
取也惟沈約之書博採古今銓次有紀然亦無所
建明至蘇氏承詔編定六家謚法乃取周公春秋
廣謚沈約賀琛扈蒙之書斷然有所去取其善惡
有一成之論實前人所不及也

氏族

五帝之前無帝號有國者不稱國惟以名爲氏所謂無懷氏葛天氏伏羲氏燧人氏者也至神農氏軒轅氏雖曰炎帝黃帝而猶以名爲氏然不稱國至二帝而後國號唐虞也夏商因之雖有國號而天子世世稱名至周而後諱名用諡由是氏族之道生焉最明著者春秋之時也春秋之時諸侯稱國未嘗稱氏惟楚國之君世稱熊氏荆蠻之道也支庶稱氏未嘗稱國或適他國則稱國如宋公子朝在衛則稱宋朝衛公孫鞅在秦則稱衛鞅是也秦滅六國子孫皆爲民庶或以國爲氏或以姓爲氏或以氏爲氏姓氏之失自此始故楚之子孫可稱楚亦可稱芊周之子孫可稱周子南君亦可稱姬嘉又如姚恢改姓爲媯媯皓改姓爲姚茲姓與氏渾而爲一者也

正義曰凡姓族異者所以別異人也猶萬物皆各有名以相分別天子賜姓賜氏諸侯但賜氏不得賜姓降于天子也故隱八年左傳云無駭卒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以此言之天子因諸侯先祖

所生賜之曰姓杜預云若舜生嫫訥賜姓曰嫫封
舜之後于陳以所封之土命爲氏舜後姓嫫而氏
曰陳故鄭駁異義云炎帝姓姜大皞之所賜也黃
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
姓曰姁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著在書傳如鄭
此言是天子賜姓也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
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
已遠不得止連于公故以王父字爲氏若適夫人
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爲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
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爲氏則一氏臧氏是也
若男姓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爲氏以官爲氏
者則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爲氏者若韓趙魏是也
凡賜氏族者比爲卿乃賜有大功德者生賜以族
若叔孫得臣是也雖公子之身若有大功德則以
公子之字賜以爲族若仲遂是也其無功德死後
乃賜族若無諡也君子孫各爲卿其君不賜族
子孫自以王父字爲也氏族對之爲別散則通
也故左傳云問族於衆仲下云公命以字爲展氏
是也其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
氏皆姓而云氏是也

宗法

禮記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夫繼別者別子之子也繼別子之所自出者卽別子也繼禰者庶子之子也繼高祖者五世之孫也繼禰言其始繼高祖言其終繼別言其宗繼別子之所自出言其祖經言繼別子之所自出而孔穎達言別子之所由出然則別子所由出卽國君也其可宗乎穀梁曰燕周之分子也分子卽別子也然別子不特公子而已有來自他邦而爲卿大夫者亦謂之別子有起於民庶而爲卿大夫者亦謂之別子

小宗辯

羅虞臣曰夫重本始聯族屬叙親疎別嫡庶莫大乎宗法傳曰繼禰之爲小宗何也小宗別子之庶子也庶子不得禰父故以長子繼已爲小宗也是故繼禰之嫡諸弟宗之至二世之嫡其父之諸弟曰叔叔之子曰同堂兄弟共宗之三世之嫡其再從伯叔兄弟共宗之四世之嫡其三從之伯叔兄

弟亦共宗之舉三從而同父同堂再從之伯叔兄弟可知也是謂小宗至於五世四從兄弟視小宗之高祖爲高祖兄弟無服也故各祖其祖爲宗其得各自爲宗何也謂其爲高祖異也宗之言尊也尊無二明無二嫡也宗以五世爲限服盡也服者先王所用爲宗子聯屬族人之具也服盡則親盡親盡則廟毀故曰祖遷於上宗易於下此之謂也然自漢儒論釋紛如卒不可解孔穎達曰族人一身事四宗并大宗爲五考諸禮經原無四宗之說假令四宗爲之宗法視子孫互有異同族人以一身事之將誰適從此決知其不能行也四宗之說起於班固固之言曰宗其爲高祖後者爲高祖宗宗其爲曾祖後者爲曾祖宗宗其爲祖後者爲祖宗宗其爲父後者爲父宗此固臆說也夫大宗以始祖爲宗小宗以高祖爲宗宗至四世族人雖各有曾祖及祖禰之親然視之高祖彼皆支子支子不爲宗得爲宗者高祖所傳之嫡而已是宗安有四乎或曰禮經所稱曰繼禰曰繼高祖何謂也曰據其初言則爲繼禰自其終言則爲繼高祖禰之傳嫡下及玄孫推而上及於禰然後爲小宗者備

矣夫小宗以五世爲率五世之內雖父子祖孫相承然世止一嫡耳序之以昭穆別之以禮義而後族人尊之爲宗故曰宗子有君道焉如固之說則宗有四嫡廟有二主喪有二孤土有二王甚非古者所以定名分防僭奪之義或又曰人之族類蕃庶有高祖同而曾祖不同者有曾祖同而祖不同者有祖同而禰不同者吾爲嫡可以主吾曾祖之祠不可以主曾叔祖之祠不可以主祖之祠不可以主叔祖之祠可以主禰之祠不可以主諸叔之祠謂其各有子孫也則宗安得不分而爲四夫羣族

之有宗子猶喪之有領也五世之族無二宗猶喪之無二領也故嫡子可以宗父而支子之嫡不得爲其父宗嫡孫可以宗祖而支子之孫不得爲其祖宗嫡之曾孫可以宗曾祖而支子之曾孫不得爲其曾祖宗何也以義屈也服屬未斬則尊不可貳也五服之外支之嫡始得爲宗者謂高祖已遷也故尊其曾祖爲高祖可以自宗尊有所伸也五世未竭則高祖在上曾祖以下皆子孫也子孫同享高祖之廟統於尊也祭同廟享同時羣族之兄弟同在也宗之嫡主高祖及其曾祖祖禰之獻而

兄弟各佐獻其祖禰於同堂之上是故無奪嫡之嫌而一廟同享子孫曷常不各盡其孝思哉曰內則有云夫婦皆齊而宗敬終事而後敢私祭若子之說庶子無私祭乎曰此小宗事大宗之禮也小宗雖有嫡子然要諸大宗則庶也小宗雖奉四代之祭然要諸大祭則私也故祭先公而後私先大宗後小宗尊卑之義也非庶子私之謂也大傳曰庶子不祭明其宗也斯先王所以重嫡庶之分而謹僭僭之防者也何者大宗之嫡通夫百世故百世之小宗宗之小宗之嫡止夫五世故五世之羣兄弟宗之五世之內無二嫡猶大宗也故曰大宗率小宗小宗率羣族族人之所事者此二宗耳不然則先王之宗法也猶官多而令煩也欲求其致理也得乎

喪服子夏傳

斬衰裳苴經杖絞帶冠繩繩菅屨者傳曰斬者何不緝也苴經者麻之有蕢者也苴經大搗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經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經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小功之經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總

麻之經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直杖竹也
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無爵
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
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絞
帶者繩帶也冠繩繩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銀而
勿灰衰三升菅屨者菅非也外納居倚廬寢苦枕
塊哭晝夜無時歔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脫
經帶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疏食水飲朝一哭夕
一哭而已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
○父傳曰為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諸侯為天

子傳曰天子至尊也君傳曰君至尊也父為長子
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
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為人後者傳曰何
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為之
後同宗則可為之後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
也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
子若子妻為夫傳曰夫至尊也妾為君傳曰君至
尊也女子子在室為父布總箭筭髮衰三年傳曰
總六升長六寸箭筭長尺吉筭尺二寸子嫁反在
父之室為父三年公士大夫之眾臣為其君布帶

沈氏學說卷之三
繩履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
君謂有地者也衆臣杖不以卽位近臣君服斯服
矣繩履者繩菲也

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
傳曰齊者何緝也牡麻者冢麻也牡麻經右本在
上冠者沽功也疏屨者薦蒯之菲也○父卒則爲
母繼母如母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
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
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
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

身慈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母爲子
子傳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
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傳
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總麻小
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父在爲母傳曰何
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父必三年
然後娶達子之志也妻傳曰爲妻何以期也妻至
親也出妻之子爲母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
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屬出妻之
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

沈氏學疏 卷六
不敢服其私親也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傳曰
何以期也貴終也

不杖麻屨者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世父
母叔父母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
也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
尊焉故報之也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
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胖合也昆弟四體也故
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
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
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

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大夫之適子爲
妻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何
以不杖也父在則爲妻不杖昆弟爲衆子昆弟之
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
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適孫
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
孫婦亦如之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
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
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
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

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傳曰爲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者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旣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繼父同居者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稱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爲夫之君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爲其無祭主故也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從

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爲
祖後者服斬妾爲女君傳曰何以期也妾之事女
君與婦之事舅姑等婦爲舅姑傳曰何以期也從
服也夫之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公妾
大夫之妾爲其子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
其子得遂也女子子爲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
敢降其祖也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
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
唯子不報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
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無主者命婦之無
祭主者也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
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何以期也
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曷爲不降命婦
也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矣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
士者傳曰何以期也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公
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
君得爲其父母遂也

疏衰裳齊牡麻經無受者○寄公爲所寓傳曰寄
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以爲所寓服齊衰三月
也言與民同也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傳

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也爲舊君君之母妻傳曰爲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庶人爲國君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繼父不同居者曾祖父母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大夫爲宗子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舊君傳曰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祖也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

大功布衰裳牡麻經無受者○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傳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無受也喪成人者其文縵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縵故殤之經

不繆垂蓋未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為長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叔父之長殤中殤姑姊妹之長殤中殤昆弟之長殤中殤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適孫之長殤中殤大夫之庶子為適昆弟之長殤中殤公為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為適子之長殤中殤其長殤皆九月纓經其中殤七月不纓經大功布衰裳牡麻經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

衰即葛九月者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出也從父昆弟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為人後者降其昆弟也庶孫適婦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女子子適人者為眾昆弟姪丈夫婦人報傳曰姪者何也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何以大功也從服也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姪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

慎乎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
士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
親服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傳曰
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壓不得過大功也大
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
不敢降也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爲夫之
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
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
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
何以大功也妾謂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爲

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大
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
子嫁於大夫者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
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
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
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
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
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
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
臣諸父昆弟故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

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

總衰裳牡麻經既葬除之者傳曰總衰者何以小功之總也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傳曰何以總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

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經五月者○叔父之下殤適孫之下殤昆弟之下殤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爲夫之叔父之長殤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

之下殤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小功布衰裳牡麻經卽葛五月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從祖昆弟從父姊妹孫適人者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爲外祖父母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從母丈夫婦人報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總也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傳曰姊妹婦者弟長也何以小功也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

姊妹女子子適士者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庶婦君母之父母從母傳曰何以小功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已加也

總麻三月者傳曰總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庶孫之婦庶孫之中殤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外孫從父昆弟姪之下殤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從母之長殤報庶子

爲父後者爲其母傳曰何以總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總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總也士爲庶母傳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貴臣貴妾傳曰何以總也以其貴也乳母傳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從祖昆弟之子曾孫父之姑從母昆弟傳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甥傳曰甥者何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何以總也報之也婿傳曰何以總也報之也妻之父母傳曰何以總從報也姑之子傳曰何以總報之也舅傳曰何以總

從服也舅之子傳曰何以總從服也夫之姑姊妹

之長殤夫之諸祖父韜君母之昆弟傳曰何以總

同室則生總之親焉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

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記公子

為其母練冠麻衣麻縗緣為其妻縗冠葛經帶麻衣

縗緣皆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

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君之所為服子亦不敢

不服也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

為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為後之兄弟之

子若子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

弟居加一等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

以下為兄弟朋友皆在他邦袒免歸則已朋友麻

君之所為兄弟服室老降一等夫之所為兄弟服

妻降一等庶子為後者為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

服不為後如邦人宗子孤為殤大功衰小功衰皆

三月親則月筭如邦人改葬總童子唯當室總傳

曰不當室則無總服也凡妾為私兄弟如邦人大

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傳曰錫

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

其縷有事其布曰錫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
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髻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
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
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
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妾爲女君君之長子惡
笄有首布總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衽若齊
裳內衰外負廣出於適寸適博四寸出於衰衰長
六寸博四寸衣帶下尺衽二尺有五寸袂屬幅衣
二尺有二寸祛尺二寸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
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
其冠爲受受冠八升總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大
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

三年喪

夫三年之喪其來久矣堯典帝乃殂落百姓如喪
考妣三載唐虞以來三代共之春秋時鮮有行者
故子張有高宗之問而夫子曰古之人皆然以見
今之不然也及宰我有爲期之問又曰子生三年
然後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予也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孟子對滕文公亦
如之迨漢文帝遺詔短喪以日易月定以三十六

沈氏學考 卷六
日是知三年者三十六月也時雖廢古禮而禮固在也及攷儀禮暮而小祥又暮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此下疑有缺文乃戴禮雜記有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未審據何經典于是鄭玄以中月爲間月則主二十七月王肅以中月爲月中則主二十六月而三年之喪遂不復行是雖存古禮而禮已亡矣姑識于此俟知禮者考焉

袒免辯

程氏大昌曰禮袒免鄭氏曰免音問以布廣一寸從頂中而前交於額上又卻向後繞於髻也予疑不然記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服之旁殺而至於總僅爲三月則自此之外不更有服矣然而由四殺五不可頓如路人故屬及五世而族人有喪則脫露半袖見其內服是之謂袒解除吉冠是之謂免免之爲言正是免冠之免不應別立一冠名之爲免而讀之如問也曲禮曰冠無免勞無袒免且袒皆變易其常故侍君子者以爲不恭而無服者之屬用以致哀示與路人異也經於總有三月而袒免無期日也旣無服又無

期日第行之始死之時其斯以爲戚矣歷考禮經
本文止言袒免更無一語記其如何爲免則是小
功以上衰經冠杖實有其制而袒免則元無冠服
故亦莫得而記也周禮垂哀冠之式於門謂總小
功以上亦無袒免體式也使誠有制如鄭氏所言
則亦不成其爲冠也况袒旣不別爲之衰又對冕
而言知當未歛之時第使之袒衣免冠者事情之
稱也古今言以布繞頂及髻而謂之爲免者惟鄭
氏一人自漢以後并免而殺以爲冠名則皆師述
鄭氏也杜佑博識古事而特致疑於此雖其叙載
喪制卽免加絲借古冕之纁著以爲纁若用鄭矣
而特自出其見於下曰纁制未聞惟鄭氏云云則
佑固不以爲安矣按禮凡因事及免必與冠對喪
服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并男子免而婦人髻又
曲禮冠無免則凡免皆與冠對免之爲免當正讀
爲免其理已明矣喪而免冠不惟五世無服用之
雖重如斬齊當其未歛未及成服亦當用之蓋遭
喪之始未辨成服姑仍常時衣冠在衣則袒在冠
則免以爲變常之始故經紀重喪曰袒括髮變也
愠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賈

公彥之釋袒免首尾遵本鄭氏惟於此特循正理而爲之言曰冠尊不居肉袒上必免故踊必先袒袒必先免是袒且免皆因哀變常而及爲服之
所爲也斬衰重矣故免冠而肉袒免冠且肉袒矣而又被髮衣紵則以麻約之較之五世袒免則此爲甚重若具袒衣免冠以示變常則斬衰袒免其意同也且免之爲免不止始喪然也喪服小記曰旣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又曰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又曰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亦免凡此三節皆以冠對免而皆免則取其進而及於重也葬而成虞也遠葬而未及郊近墓也已過免時而君始臨弔也則皆以免冠爲禮取始死之節以重爲之也葬不報虞葬而未及墓若過時而有弔者自非其君則皆仍所喪之冠而不爲之免處之以喪禮之常也從是推之知免冠之爲始死之節也喪小記又曰斬衰括髮以麻免而布蓋父母皆當以麻括髮而古禮母皆降父故減麻用布示殺於父也此之謂免蓋應用而許其不用故特免言以明之若如鄭言以免爲免則居母喪者旣括髮以麻而以布爲免遂當

以免而加諸齊衰之上則是降斬而齊遽著五世以外輕殺無服之冠豈其理乎至此推說不通矣然以免爲冠萬世宗信鄭氏予獨不以爲安故著此以待博而不惑者折衷之

重譜

方遜志曰尊祖之次莫過於重譜由百世之下而知百世之上居閭巷之間而盡同宇之內察統系之異同辨傳承之久近叙戚疏定尊卑收渙散敦親睦非有譜焉以列之不可也故君子重之不修譜者謂之不孝然譜之爲孝難言也有徵而不書

則爲棄其祖無徵而書之則爲誣其祖有耻其先之賤旁援顯人而尊之者有耻其先之惡而私附於聞人之族者彼皆以爲智矣而誠愚也夫祖豈可擇哉競競然尊其所知闕其所不知詳其所可徵不强述其所難考則庶乎近之矣而世之知乎此者常鮮趨乎僞者常多淳安之汪氏繇其身緣而上之至於魯公之族七十餘世皆有諱字卒葬若目見而耳受之者其心以爲至博也而博不能勝其僞也越之楊氏親煬帝之裔而耻名之汙遂避而不言吳寧之杜氏越千餘歲而宗漢之延年

晉之富陽侯是皆知本者之所深惡而為之者以
 為工也顧不感哉天下有貴人無貴族有賢人無
 賢族有士者之子孫不能修身篤行而屈為童隸
 而公卿將相常於隴畝聖賢之世不能傳其遺
 業則夷乎恒人而縉紳大儒多興於賤宗天之生
 人也果孰貴而孰賤乎四海之廣百氏之眾其初
 不過出於數十姓也數十姓之初不過出於數人
 也數人之先一人也故今天下之受氏者多堯舜
 三王之後而皆始於黃帝譬之巨木焉有盛而蕃
 有萎而悴其理固有然者人見其常有顯人也則
 謂之著族見其無有達者也則從而賤之貴賤豈
 有恒哉在人焉耳

羅虞臣曰譜妾何以義起也昔魯莊之成風也文
 之羸也襄之歸也成之嬖也妾也舉以子故書薨
 書葬書夫人春秋之義也妾有承宗之子奚其不
 譜且聞之禮稱妾有子祔於祖姑之廟廟可祔獨
 譜乎哉

為人後議

孔子習射于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焉使子路
 執弓矢出延射者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

人後者不得入其餘皆入夫爲人後世之常也乃至與奔軍亡國者等何也爲其無親也然則爲後非禮歟卜子夏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不可絕故族人以支子後之晉張湛曰後大宗所以示正統也今也所後非大宗之主小宗五世之嫡而輒爲之置後無乃與先王之制異乎宗之嫡死而無子然後得爲置後庶子不置後不繼祖與禰也非所後而後焉是曰誣禮苟有田產財計則爭爲之後無則雖猶子於世父棄也是曰懷利斯二者皆自叛于先王之教者也曰然則庶子之無後者不爲厲乎禮曰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不斬祭也如之何其爲厲也曰人有抱其同宗之子而育者則亦可以爲後乎曰可螟蛉之體化爲蜾蠃班氏之族乳虎紀焉養育之恩大矣哉其稱之爲父母也豈若今之立繼者之比歟曰然則其於本生也其名也如之何曰父母之名何可廢也昔宋崔凱曰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亦足以明所後者爲重無緣乃絕之矣夫未嘗謂可以絕其親而遽謂可以絕其名是惑矣曰不幾於二本乎曰禮不有繼父慈母之名乎况喪服小記爲人後者其

妻爲舅姑大功舅姑之名猶然則父母又可知矣
是知歐陽子之論未爲盡非也曰其服也則如之
何曰爲其父母期服

長子爲人後議

羅虞臣曰孫遠死而無嗣其弟重以長子彬後之
或曰重之命非也長子不得爲後曰斯重宗之義
也吾將以重爲知禮矣昔子思兄死而使其子白
續伯父以主祖及曾祖之祭蓋遠嫌也以已代兄
是謂奪宗以子繼伯父則有父命焉其孔氏之家
變禮乎重之命惡得爲非

